



眠雲札記

附文章書式

二

曾5  
199  
2止



曾5  
門1  
卷 19  
2

眠雲札記卷二

江都朝川農士脩父著

太甲繼祖

泉澤  
小林道彰  
好全校

先儒之議太甲。嘔々聚訟。紛然若亂絲。獨孔安國云。太甲。太丁之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祀。孔穎達考之於小序。謂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以余觀之。二孔之說。穩帖。當以為定論矣。或曰。殷本紀。湯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



崩立外丙之弟仲任。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從此則歷外丙仲任二世。而後及太甲也。余曰。是馬遷誤讀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年。以爲在位之年數。蘓子瞻謂當讀爲年齒之年。又陳達經世書不載外丙仲壬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曆推之。而不知其非在位之年次也。家語孔子曰。成湯旣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旣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此與小序文意略同。尚書君奭。周公曰。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

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周公歷叙前古輔相賢臣。而不言在外丙仲壬時。則有若保衡。則其無外丙仲壬二世。奚復疑焉。

### 殷人改元

孔穎達謂成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爲元祀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爲元祀者。伊訓云。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二者皆曰十有二月。若其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十二月也。明伊訓元祀十有

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乃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祀矣。或引蘓說曰。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不容在伊尹有之。余曰。崩年改元。時措之宜也。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是觀之。時異則勢殊。所尚亦異。故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不可以一例期也。或乃悟其守株之非。倏轉從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說。以元祀十有二月。爲建丑之月。殊不知即建子之月矣。漢書律曆志。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

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且冬至之禮也。蓋冬至在十一月內。斷不得在十二月。則其十有二月者。即建子之月。必非建丑之月。亦可以知矣。又徵之於諸書。春秋桓四年春正月狩于郎。註云。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僖五年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註云。周六月今四月。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

為五月。家語辨物篇。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集註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召虎通引尚書大傳。言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且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後漢書陳寵傳。天以為正。周以為春。註云。今十一月

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註云。今正月也。並是皆三代改月之證。歷歷明晰。而彼以巧言亂義理。大有關係。故我分辨云爾。

論樂毅

古之英雋。其資高踰乎物表者。苟非其意。雖富貴不敢顧也。苟愜其意。雖貧賤不敢厭也。故舉天下之人。稱以為賢。譏以為狂。而其毀譽褒貶。不足使之喜怒。憂樂。惟其安守吾義而已矣。若樂毅者。蓋其人也歟。毅嘗假節於魏。適燕。遂臣事于昭王。於是昭王驅弱燕之衆。擊難制之強齊。乃雪先王之耻辱。收萬歲之

蓄積。因以建五霸已來之盛業。是皆毅之力耶。非獨毅之所致也。方斯之時。使昭王無厚聘卑禮。而延天下之士。雖有百毅。安得以收其大功哉。然則是皆將昭王之力耶。非獨昭王之所致也。何者。方斯之時。使樂毅無圖事揆策。以牽五國之兵。雖有百昭。安得以報其久讎哉。於是乎。乃知其君之與臣。明良相待之所致也。不然。蕞爾之燕國。而摧霸王之餘威。惡得若是易易乎。由是觀之。夫君臣一心。賢勇相助。則天下固不足取也。然而毅不能下。苦即墨。坐致後日之禍者。獨何歟。曰。斯舉也。不過雪其耻。報其讎。若拔之以

滅齊國。則陷我君於饜餐。固已身於不信。况牽五國之猛兵。擊區區之二邑。固非勢力之不及。恐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是莫以爲異矣。然則逮惠王之世。終以騎劫代已之故。動其情思。抱其慨憤。遽然去適趙。以逞心焉。懷道守義者。固如是耶。曰。夫臣有羈旅。有世祿。羈旅也者。諫而不用。則去焉。晉用荀息之計。請假道於虞。百里奚悟虞公之不可諫。先去而適秦。是也。世祿也者。諫而不容。亦不急矣。衛史鮒生而不能正於君。病且死。遺命其子。置尸北堂。以屍諫焉。是也。今夫毅也。羈旅之臣。而惠王信絕佞之言。先虞公

之聽。後衛靈之悔。徒塞賢哲之路。開小人之途。將不  
去而何爲。當此之時。舉天下之人。稱以爲賢。譏以爲  
狂。亦爲毅者其奚乎。敢爲是喜怒。以自移大義哉。如  
謂毅必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燕  
國耳者。則不足與其俱論毅之進退也。凡小人之情。  
嗜好貪欲。無厭足。見其所利。雖諂諂便嬖。不以爲慙。  
耻。君子則不然。誠正貞固。以修己。肅恭遜謙。而敬身。  
故舉措合義。則服從。不可則去。孟軻有言。非其君不  
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嗚呼。毅之進  
退。蓋亦以之者耶。

論王介甫

王安石者。執拗之士也。非奸臣也。於當時在廷諸君  
子。獨蘓明允以爲大姦慝。夫明允之與安石。志趣固  
不同。故其論乃爾。後世論者。曾不之推察。妄以奸慝  
稱之。豈不亦謬乎。余夷考其爲人。及新法之始末。蓋  
有變俗生財之大志。而無戕民傷風之奸計。雖然。猶  
所疑者有二焉。安石臨卒。語其姪曰。亟焚日錄。姪乃  
給焚他書。此其似惡奸計之敗露者。一也。逮諸君子  
舉奏新法之得失。神宗始以疑焉。將改其法。而循舊  
章。因安石懼有變。先辭政柄。使呂惠卿代於已。且以

諭其意。此其似惡奸計之敗露者二也。但所謂日錄者。其姪紹而不焚。現在行於世。朱晦庵曰。得覩之。未嘗有以奸慝稱焉也。夫惠卿者。龜欲富貴之小人耳。初黨於安石。今已得位執政。而反與諸君子。俱議新法之得失。未嘗有以奸慝稱焉也。其稱之者。唯明允一人而已。夫安石幸辱神宗之知遇。一旦起於小司。立乎羣臣之上。當天下之要路。改革舊政。建立新法。將以一變風俗。生殖民財。而使垂祖宗之德澤於萬世。其志則可也。其事則失也。惟恐其事之不行。乃援引黨與。列朝班以輔已之議。而有一逆已之議者。不

辨是非。不問利害。盡斥之。遂以誅戮其人。於是乎。在廷君子相與爲朋。惡其專政。切言新法之害。小人亦各爲黨。以左祖安石。堅持新法。其君子小人互譴責。如否泰之相乖然。終之至于民衢哭巷歎。吏自首受罪。殆乎釀成天下之禍。方是之時。安石自知新法之害。而猶且回護不敢屈。坐視民害不敢顧。故曰安石者。執拗之士也。非奸臣也。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斯言足以知安石之執拗矣。夫所謂姦者。費無忌之斥太子建。鄭袖之教于美女。此類是已。安石之於諸君子。未曾覩有無忌鄭袖之舉。而論者必以



奸慝稱之。吾不信也。

摒當

清吳孟舉讀衡陽周令公杭游雜詠詩曰。摒當湖山入小詩。龍文寶篆墨離離。蘭亭真蹟冬青樹。杜宇聲中有所思。又常州歌。官糧摒當早冬前。社長騎驢去掠錢。摒當字。古詩見稀矣。或不解其義。質之於余。余以為收藏之意。書金滕云。我乃屏壁與珪。孔安國註。屏藏也。晉書列傳。祖約性好財。字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詰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着背後。願身障之。孟舉蓋採於此。而今所

謂從手。摒屏古通用。

北越縐布

越之縐布。冠於海內。非止紡績之纖。并其染色而佳。余嘗以大塊氏囑。為創染者。廟記。今舉其全文。曰。守門廟者。故北越人。貴渡翁之廟也。翁少有才思。好製染草。每農暇。躋于邱陵。躡于林澤。相土壤草木之宜。采。徹以試染色。居十餘載。而素志遂大成矣。夫染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有以土壤。亦各以其時。月。春暴練。夏蜜玄。秋夏染之類。是也。而翁則異于此。直修其質。事其色。縑窺縑。緜。紫綠紺涅。唯人求之之

爲時不拘于法。百無一差。其老乎技可知已。嘗聞京師之藍。江戶之紫。加賀之黑。天下無復與之抗。而近歲越染不滅三都。新色巧鮮。籍籍流布。蓋翁之所致也。前此越民善養蠶。以織紡絲。擗苧麻。以造縐布。並皆緻密潤澤。勝毛絹薩布。其後饑歲仍臻。染價太騰。方織漸廢。而民或破產。不足以保妻孥矣。翁夙夜覃思濟救。以開染肆。已而太騰者復于舊。染於外者湛于內。於是紡績之利復振矣。敗隕之家繼起矣。易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翁有焉。翁諱貴渡。植村氏。杼折人。以文政壬午十月十四日沒。享年八十四。距今二

十餘載。而民猶謳歌其德。睠顧弗諼也。乃就其孫敏敬相謀。請京師神祇官。尊爲貴渡靈神。廟於守門山麓。嘉永元祀七月佳辰廟成。而祀之。明年幹事者使人請記于余。余謂染色之巧。古來有成法。今又創意製造。利惠闔國。其事固足傳焉。而越民亦能酬恩於翁。翁之德民之厚。駢美並行。不存諸貞珉。其將孰存焉。而不告諸後世。又孰告焉。故記。大塊氏。姓富川。名溫。越之椽木人也。詩擬於唐宋。書梯于朱明。而又善山水畫。數往徠於都。寄終身于藝林。實可稱風雅人也。

欽差

顧炎武日知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見于太祖實錄。按正字通。御使曰欽命。俗曰欽差。錢大昕言。差楚皆反。晉書王羲之傳。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家戶空盡。差代無所。北史畢義雲傳。兼差臺吏二十人。蠕蠕傳。計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今當鎮軍。主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爾雅釋詁。差。擇也。詩。既差我馬。毛公亦訓為擇。本是采擇之義。今以出使為差。蓋本於此。

有子

曾子者。曾參也。曾申亦稱曾子。禮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鄭玄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有子者。有若也。冉求亦稱有子。左傳哀公十一年。有子曰。就用命焉。杜預註。有子。冉求也。此亦不可不知。

非熊非羆

字氏的蒙求詳說。誤解特甚。岡氏白駒箋本亦然。幼童不可依二書讀之。舊本李翰舊註作非熊非羆。字註。舊本誤。非熊作非羆。岡氏又妄改本註。作字易地。置非

罷上更箋之云。通熊東忠叶韻。若作非罷。則韻不叶矣。考之字岡二氏。不較於李本。獨据徐本。飾臆說以欺人。洵可惡矣。徐所謂乃指六韜之語。非標題非熊也。不然則義不可解。苟舉狀元科目者。豈有文字顛錯哉。廉焉。今本史記。非熊作非虎。別本有作非熊者。唐章懷註。後漢書崔駰達旨。引史記。非龍非螭。非熊非罷。沈休文竹書紀年附註。將大獲。非熊非罷。杜少陵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詩。咬獵舊非熊。並皆云非熊。足以證別本史記矣。

年號單稱

近載以翰墨從事藝林者。或銜竒競新。熒惑人眼。動自稱名手。可歎也。予嘗觀某書牘。末題單係年號。若弘化稱化。嘉永稱永之類。如是殆若嫌國朝正朔者。然且不檢出典。誇襲蹈前人。施施自得。夫四海率土。靡不被皇澤。而單係年號。其忘我之罪。不容於死矣。按連珠詩格。于濟德夫序。紀年號歲在。曰德酉。蓋謂元大德歲在丁酉也。于氏嘗選唐宋詩。又挿已詩於其間。哀成三卷。督序於蔡正孫粹然。粹然悟其寓意。且悅且感。更增益之。亦加以已詩。合為二十卷。曰連珠詩格。潘岳金谷集作詩。激波連珠揮。淵鑑云。晉

開連二年。五星連珠。然則連珠不止詩格。謂于蔡二氏將欲報國讎。而力寡少。勢不敵。亦無意於與元人攬揜。故遊於風騷。和協唐宋賢士。以遣憤養志。恰如連珠也。蔡氏行義。詳于山本氏序文。于氏事蹟。雖傳記無所載。而推思德。酉字。其嫌胡元正朔者。不待辨而明白。今世銜竒之人。妄倣顰。不亦過乎。

文法有三

作文以叙事議論行之。有要於此。文而不文。不足以爲文。林下偶談有言。爲文大槩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三者備可爲文。然又不多看多做。則

理氣矩法。何從而取焉。

古文真寶

古文真寶前集十卷。後集十卷。並係書坊編集。然不知其何代誰氏也。釋正惠所得。弘治年刊本。多一序。於是始知元永易黃堅氏所編。又其選三註大全。詳言其事。釋亮典臨摹全本。上梓布世。而宇三近作評註。得亮典所刻。亦附載焉。爾後坊間諸本。皆補刻一序。自是世莫不知其爲黃堅氏編集者也。本邦自昔二書盛行。後集尤爲世所誦習。今猶僧侶以之。次四子書。與唐詩選相抗衡。然其多可議者。固非精選。以

余觀之前集遠愈乎後集。讀之大有裨益。而今時看者甚少何哉。

憫農詩

真寶所收。唐李紳憫農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此非全詩。蓋逸其半也。蜀何光遠鑿誠錄。亦與真寶同。宋尤袤全唐詩話載之。而前有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四句。錦繡萬花谷前集所收亦同。味之後四句尤警拔。故世傳其半耳。又李鄴讀李斯傳詩。欺暗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此亦闕前後數句。

其全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速。不知駕馭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全綠。見全唐詩。司馬公獨樂園記。通計七百十六言。載在傳家集。真寶所載。僅百五十三言。是亦節文耳。

國子

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國子當作公子。史記周本紀。作公子。故陶潛諸侯孝傳云。魯孝公之為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

於遺訓。咨於故。寔不于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為孝公。可并攷焉。

倩視

庾肩吾詠桂樹詩。新叢入望苑。舊幹別層城。倩視今移處。何如月裡生。倩視當是熟視之義。字書無此訓。

倭奴國

後漢光武紀。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又東夷傳。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太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按魏志倭人傳云。末盧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覩國。末盧。即肥前。

松浦郡。伊覩。即筑前怡土郡。所謂倭奴。即今怡土。並皆音通。天明甲辰春三月。筑前那珂郡。志賀嶋民。墾地獲金印。其文曰。漢委奴國王。委。倭之省字。即與前同。仲哀紀。有筑紫伊覩縣主祖者。私以伊覩縣主。通使於漢。光武授以印綬。是蓋其印也。而今之謙陋。妄以倭奴。為輕賤本邦之稱。以縣主私聘。為本邦朝貢。並無稽甚矣。縣主於漢稱王。則載于東夷傳。謂使譯通于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是也。

宮中諱字

蓬窻日錄曰。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止。講孟

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上書鄭谷雪詩爲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烟濕改云輕飄僧舍茶烟濕云禁中諱危亂傾覆字宮中皆不敢道着按天中記郢州別駕黃泳年三歲書一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起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以發誦泳應聲曰不騫不墜上以崩字爲問對曰詩人之言不避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悅則知禁內忌諱不止危

亂傾覆字凡死傷陷溺之類宜避諱

頭腦酒

湧幢小品曰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置大碗中注熱酒遞客名曰頭腦酒蓋以避寒也考舊制自冬至後至立春殿前將軍申士皆賜頭腦酒端州教宗伯銑與吳宗伯山爲姻家吳初度教具衣冠過觴之性豪飲大嚼及門已若飢矣吳戲出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欲教對就方具酒教曰寒朝最愛頭腦酒相與大笑共飲極歡飲客之情彼此一揆蓋其所稟已同則所嗜亦然俚言頭腦酒曰虛無僧酒或曰吹吹飲家



冬月輒好用之。而貧賤被褐者。不辨寒暄。每用之。何則囊中常空。雖欲多酌。不可得。故熱啜一滴。急取大醉。可笑也。

宋句脫譏

韓非謂木之折也。非大雨不壞也。木之崩也。非蟲蠹之。不崩也。宋祁姦臣傳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蓋贊詞本韓言。而句法轉換。能免乎雕蟲之譏焉。

佐比磧

山城國紀伊郡。有上佐比里。下佐比里。貞觀十三年。

後八月制。以此所為庶黎之葬地。見于三代實錄。又延喜式曰。九原送葬之輦。留柩於橋頭。俚俗有言。童稚死則往佐比磧。於地藏尊前。累碇石為佛塔。鬼子以鐵搗擊打。童稚泣趨。為尊所抱。鬼子乃脩防翳。又徐出而累之。又往而擊打。其功卒不成。謂之冥途煩惱。當時佐比里有石像地藏尊。側多少石塔。蓋以是云然乎。法華經方便品曰。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亦是俚俗所因而傳會也。歟。

引首印

梅庵雜志曰。古來印章。官爵而外。止有名印。即表字亦不多見。宋後取閉禱字作印。印於書幅之首。為之引首印。極為杜撰可笑。今人遵守而不敢有違。何歟。予以謂宋人創引首印。猶書之有各體。設前人惟玩篆隸。則世又得有真草行乎。然則彼不必由故例。可謂之踈鹵哉。夫苟使書幅面目。有位置雅趣。何尤焉。顧氏日知錄曰。大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尚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本以絕欺蔽防奸偽。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君子。焉用是為。自今

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使知朕意。世人據此。妄以引首印。稱關防印。非也。關防字。防于。隋書酷吏傳。

鵲突。不分曉之義。孫奕示兒編。謂糊塗讀為鵲突。是一說。鵲隼也。突突起鹵莽之狀。朱舜水遺事曰。鵲者鷄屬。飛颺無定。故言語無定。不可把住者。謂之鵲突。是也。十八史略。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註。糊音鵲。塗音突。則糊塗鵲突同義。

流匪

清人諭文。有外來流匪。成群結夥。乘機扒竊。扒。猶把也。言扒。

之牆挖壁也或以流匪為乞丐匪人恐非也。沉豫補堂仿

今言云。京都九門提督衛門有番子手。凡積匪猾賊

見之一無漏網。又奕經上奏有言。現在逆匪將各畧

停泊之船。聚集一處。不能遠駛。又袁枚尺牘有臺匪

之語。並皆匪類之匪。言釀惡情為賊盜者也。

法事

俗丁死者忌辰。必招集同族。開法筵。號法事。咫聞錄

曰。民人徐安之父新喪。延為法事。遂於廳中懸佛像。

設供具。又唐段成式酉陽雜俎。鄂縣食店有三僧人。

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俗言蓋本於

是乎。

手迹

類書纂要。漢馬融與竇尚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

跡歎喜。又退結編云。申徽仕魏。為襄州刺史。迨歸題

詩清水亭。長幼競來讀曰。此是申使君手迹。邦俗所

謂手迹。洽此。

壓勝

崎嶇人話。來舶之人。都是淫嫖。嘗試投之以春畫。其

歡果甚矣。予謂不然。邦人春宮圖。巧麗緻密。設色清

麗。彼用以辟火災。故其價殊貴。乃知舶商以利而喜

之。豈可謂之淫媿乎。以春畫辟火災。載青藤山人路史。謂唐書蠻夷傳。夜郎滇池以西。用蠡蚌封棺。此無他故。蓋彼處用蠡成灰塗器。並取其堅燥。苟用以封棺。久之得地氣而化。以獲棺。免蟲蟻蛇狐之灾也。在我吳越。則燒石成灰。以封棺槨。不用設灰矣。春畫壓勝誠然。非止防蛟龍。大約狐狸蟲蛇。爲妖爲祟。並在所壓也。有士人藏書甚多。每置必置春畫一冊。人問之。曰。聚書多惹火。此物能厭火災也。世傳藏書家皆然。邦人鎧匱或衣箱。必藏之。亦蓋壓勝之意耶。

具子法

嘗聞有生子屢死。則男作女装以鞠之。女作男容以育之。俗謂之壓勝法。非獨我邦也。新齊諧云。蜀人滇謙六。富而無子。屢得屢亡。有星家教以壓勝之法。足下兩世命中。所昭臨者。多是雌病。雖獲雄無益也。惟獲雄而以雌畜之。庶可補救。已而綿谷生。謙六教以穿耳梳頭裹足。呼爲小七娘。娶不梳頭不裹足不穿耳之女以妻之。果長大入洋。生二孫。偶以郎名。孫即死。于是每孫生。亦以女畜之。綿谷韶秀無鬚。頗以女自居。有繡針詞行世。吾友楊刺史潮觀。與之交好。爲序其顛末。

避毒烟

花間笑語云。賊縱放毒烟。則列甕缶之類。以醋漿水。各實五分。入覆其面于上。則毒烟不能犯鼻目。清陳化成有言。煙色白者。乃空發。可不必避。惟黑烟冒出者。宜急避之。伏地乃不損。此二語。便武將之帶佩韋弦。

檀郎波俏

美人曰檀郎。堅瓠集曰。顧茂倫有孝言。詩詞中多用檀郎字。不知所謂。解者曰。檀喻其香也。後閱曾謚益李長吉詩。註云。潘安小字檀奴。故婦人呼所歡為檀。

郎。又美人曰波俏。見于呂種玉言。謂今美人之儀容輕麗者。謂之波俏。種玉按魏收有庸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路公以問蘓子容。子容曰。木經云。梁上小註。有曲折之勢者。謂之庸峭。又齊魏間。以人之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奔謨切。今人轉相傳。改謂之波俏。

冠子背子

小學。筭總衣紳。溫公註曰。今用冠子背子。按翟顥通俗編。俗呼服器之屬。多以子字為助。其來已久。舊唐書。裴冕自創巾子。其收新奇。中華古今註。始皇元年。

詔近侍宮人皆服袷子。三妃九嬪當暑戴芙蓉冠子。是也。背子不知爲何物。嘗問於先子。先子曰。命婦房中所服者。溫公書儀言。笄者適房。改服背子。未詳也。後閱方以智通雅。謂馬貴與曰。禁衛班直等。緋綠紅盤雕背子。背即褙也。元以來女服褙子。樂妓惟阜褙子。是也。今命婦用霞帔背子。元之命婦服金答子。即帔也。霞披之名。起于肅宗賜司馬承禎紅霞帔。程大昌以背子即禪。中禪即江充之禪衣。對複袍而言也。正如今之單直身。而內有襯衣。故曰中禪。背子面直襟。而下掖無襪。宋時或有以之襯公服者。豈可以背

子中禪禪衣爲一乎。於是背子之義始分明矣。

大黑神

世人以大已貴命爲大黑天。誤矣。僧日蓮錄外御書。本居問答錄所言。並亦未覈也。按唐三藏沙門義淨。南海寄歸傳云。西方諸大寺處。咸於食厨柱側。或大庫門前。彫木表形。或二尺三尺。爲神王狀。坐把金囊。却踞小牀。每將油拭。黑色爲狀。號曰莫歌歌羅。卽大黑神也。性愛三寶。護持五衆。使無損耗。求者稱情。又義楚六帖云。大黑神梵天眷屬。在食厨。合須塑像供養。西域諸寺。僧食厨無不有也。大有靈異。藏經音義

摩訶迦羅。即梵語。唐云大黑天神。是也。今人祭於庖。漏其來已久矣。

神仙粥

褚人獲曰。神仙粥專治感冒。風寒暑濕。頭疼骨痛。并四時疫氣。流行等症。初得兩三日。服此即解。用糯米半合。生薑五大片。河水二碗。於沙鍋內。煮一二滾。次入帶鬚大葱白五七介。煮至米熟。再加米醋小半盞。入內和勻。乘熱吃粥。或只吃粥湯。即於無風處睡。以出汗爲度。此以糯米補養爲君。薑葱發散爲臣。一補一散。而又以酸醋斂之。甚有妙理。予屢用此法。屢得

功驗。告之一醫生。生亦用之。大奏功。嗟乎世之奔醫取法。輒失於鑿。古人謂良劑在近。不可遠求。信然。

孝子定五

孝子定五郎。居牛籠若宮。槩桶爲業。父七十有餘母。亦可七十。定爲人敦篤。釀實而能事父母。終身如一日也。平素父有命之。其事雖藪苴。然亦唯唯不違。嘗與友生鬪碁。父覩叱之曰。汝若羸。彼則輸。彼或羸。汝則輸。夫羸輸爭鬪之所由起。爭鬪必不利乎汝矣。爾後定固守其教。有促鬪碁者。辭謝不肯。會花晨月夕。朋友輒遊戲。而定獨不敢。惟以悅親爲樂耳。年泊二

十四始擔家務。晝拮据計營。而備供養。夜按肩摩腹。常至三更。莫有倦色焉。年既壯大。親族故舊為薦婚。而不從。及父命之。乃娶某女。踰歲生一子。無幾何。病死。阿爺閔幼孫。又命娶後妻。以令撫育之。閱幾數年。後妻生四子。自是資用頓斂。儲財稍盡。而支父費用。每日五十錢。或六十錢。父作籩桶。則別與如干錢。以慰其志。以故家業不衰。滋致繁榮。逐日有遵依桶。勤苦不懈。莫移約限。父老耄矣。亦戮力助之。然其所造籩桶。粗漏斜竄。殆不為用。而定恐有忤之。隨補之。隨正之。未曾使父知焉。父母常信浮屠。定亦與偕事。

佛。一日近隣有法座。

衆人集會。唱六字名號。俗謂之法座。

定乃與二親

俱遶集。或風雨。或昏夜。負父攜母而往。其孝養不啻供口體。又不違其志。洵不耻於君子也。其月日父寢病不起。晝夜侍側。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居憂。哀慟嘔血。比葬。偶雪。單衰徒跣。號踊幾絕。觀者莫不為之流涕。於是乎。孝名噪於市中。市尹聞之。感歎褒賜。白銀五錠。月俸五口。以旌其孝也。或為余陳之。不勝贊歎。因援筆而記之。告世之為人子者。

阿富動暴賊

浪華久寶寺街紙戶。兄弟四人與母居。女曰阿富。年



甫十歲。頭角雙髻。能撫愛季弟。戊申二月。強盜數輩。深鼓排戶突入。提白刃擬頭生頸。白財所在。頭生曰。吾儕小厮。何得與知盜。盜猝其髮。引抵鋪頭。乃顛倒錢篋。猶未饜也。又引入子舍。老嫗幼婢。惶遽膽破。或匿被下。或裸裎竄去。而阿富獨不敢去。以軀蔽季弟。手揭小囊。舂容謂盜曰。星錢幾顆。嘗阿孃所賜。謂以贖哥哥。盜聞之怒曰。小厮欺我矣。弱女稱汝為哥哥。郎以刃背連打數下。阿富犯刃大叫。殺哥哥。吾家滅矣。乞斫吾哉。盜噩然熟視。遂感歎而棄去。無幾何。皆就捕。詳陳阿富狀。且曰。辭容惋悽。孝友柔順。於是虐心

暴手。為之痿軟。獄畢。官褒賜阿富白銀十錠。花糕一篋。命曰。汝富躬以纖弱。護弟脫兇。將代其死。一片誠心。感動暴賊。寔壯夫所難也。欽哉。時嘉永二年七月十九日也。

記仙太復讐

距今十有二年三月朔日。下毛粟谷村里正金井隼人。使人害仙右衛門。仙右農畊為業。旁設浮鋪。鬻石壘助活。恒以正直為事。其所居村。係橫瀨氏米地。和田直記亦為里正。每與隼人共謀釀私情。浚人之膏澤。就中直善使博徒。逞姦駐。仙右痛諫之。不用。遂訴

之橫瀨氏。隼恐罪之終逮及。乃居間調停。且勸和一。日隼人誘仙右。飲酒令頽醉。密命子吉右衛門。以家奴源介。博徒文二蝶平爲助夫。要仙右于歸路。乘闇擊之。而隼人陽驚。使報其家。且輿送之。猶未死。痛愈劇。乃引幼子仙太。及家僮寅五郎。姊婿小島平右衛門。遺言曰。擊我者蓋四五人。獨認吉右耳。然渠父子。每賄橫瀨氏諸吏。訴之無益。宜待仙太生長而報。不幾何死矣。時仙太年甫十三。寅二十三。寅擁仙太。往五十部浮舖。密講劍法。使人不知之。旣而欲復讐。而不得証驗。以報之。恐不免人之疑焉。乃懇其母。讓家

於女弟婿金太。母寤其意。胸咽涕隕。口不能言。願之爾。寅亦不繼家。養松田民定平。配合其女弟。先是弘化甲辰。奧之劍客窪善輔。適來寓于五十部村。仙寅贅爲弟子。講習多年。業已成就。因如善而訣。且告以父死非命。而不認的証。善感其意曰。我將爲吾子索之。遂寄放腰刀。作農父狀。傭耕四方。討其顛末。荏苒歲月。懵然無知者。庚戌初夏。會傭于小方村。權藏。權舊隼之奴也。善數託他事。誥之。而不得其要領。因乞暇。經數日復來。僞言曰。吾頃投松田村小島平右。懇求傭作。平右尋向所傭。吾答以在某家。平右叱曰。權

我之深仇也。涉仇家者。惡容聽之乎。不知是何故。權駭曰。嘻。錯矣。平也。去今十餘年。粟谷里正隼者。命其子吉右。刺平右妻弟仙右於路。其夜吉右逮四更歸。匿濺血衣于床下。翌曉手自煩擗。吾惡其所爲。遂乞暇去。善假驚曰。果如所言。則爲事至重。吾當密告諸平右。敢保不虞。然子亦勿漏之。權肯焉。平右閱數日。偕善携仙太造權家。投布絹各一匹。謝前日誤認之罪。權又爲之詳說。於是仙寅及善。合謀將復讐。時隼適在江都。旣而歸來。吉又如江都。父子往來出入。偕居者稀。閏十月二十日。聞讐家祭夷子神。父子偕居。

寅乃齎海腊數枚。往伺在否。先謝契濶。而後賀夷祭。及夜半辭去。翌夕待昏際。三人從廚房突入。隼遽然而起。將拒扞。寅擊其領引之。仙即斫右肩。其餘刀截銅爐。再揮斷首。吉狼狽而逃。升垣際杉樹。善大呼曰。吉也在焉。吉懼驚墮地。捉抵廚房。寅卽打其背。匍匐入縑車下。攀足引出。額手拜謝。寅曰。汝何其如此。出於爾者。亦反於爾。何謝之爲。乃斬矣。而之仙右墓所。拜告報讐。善獨留令隼。奴婢灌竈警火。待二人回。卽上途訴諸官府。隼父子平生苛薄。故方斯時。有家僮數十。無一人捍禦者。彼助夫源蝶文三人。並亦既



者反題意而破之。蓋以我解題之法也。作者應題面采擇焉。

第二承題

承接上文逐句說去。宜於末節收領破題所云。是為常格也。

第三講題

領上文講說。仍續緒寫出。條暢盛大。以審題目之本旨。多於講末。反轉而收。不然。一篇之文。衰弱無力。或曰於講題。有起承轉收之法。則起之後當承。承之後當轉。轉之後始收。尤可矣。然文往々止。有起承無轉者。亦有以譬喻者。或有陳

列景象法。有借賓陪主法。有借主陪賓法。有援古証今。有引經斷事。有推原來歷。有反題說法。並皆可以隨宜用之。總以明一篇意思為佳。

第四結題

結收束也。前文所在。已發之意。收束於此。其體有反收正收等諸法。或有作波瀾用數語而繳結。此皆段節長短不拘。要有歸宗之趣。而不動如山。不漏如海。乃成全璧。

實例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以上破題。明破法。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林西仲曰。此言其景之常也。下文景之變。景之佳。皆自此出。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承題。常格。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喪讖。

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々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講題。陳列。景象法。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結題。常格。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東坡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予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以上破題。借賓法。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入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

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承題。收領。破題。常格。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

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  
講題。借賓陪主法。○呂東萊曰。一篇都總在末一句。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結題。短終。東全篇。

墓誌銘式

世系 名字 始起

建功立事 年壽 薨卒

殯葬 銘辭

右郝伯常八例

入作造端 名字族姓 鄉貫

世次先德 文學藝能 仕進歷官

政迹功德 享年卒葬 生娶嫁女

總述行迹 作碑誌 銘辭

孤弱 祠廟原始 立廟祠祭

右蒼崖十五例

諱 字 姓氏

鄉邑 族出 行治

履歷 卒日 壽年

妻 子 葬日



葬地

右王行十三例依韓文集賢校理石君墓誌銘○下舉實例

姓氏

鄉邑

族出

諱

字

行治

履歷

卒日

壽年

葬日

葬地

妻

子

右王行十三例

依韓文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下舉實例

實例

集賢院校理石君誌銘

韓文公

君諱洪字濬川

以上記諱及字

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

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記姓氏及

鄉邑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

君為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

山金華生君之攷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

尚書水部劉復為之銘叙族出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

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

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

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

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為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

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君盧下故為河陽所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攷功奏從事攷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叙行治元及履歷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按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記卒日及壽年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記妻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記子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以上記葬地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止於斯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韓文公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為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以上記姓氏及鄉邑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為河東太守葬其父洎水之陽其後世從葬洎水之陽及正倫為太宗宰相猶封襄陽公太宗始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生僑為懷州長史弄官老泌水上為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為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大理生廩為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叙族公諱兼字某記諱及字郎中第三子舉進士第司徒北平

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遂至濠州刺史。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為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蘓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遂為給事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及叙行治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無疾暴薨。年六十。及壽年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記葬地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薨之女。記妻生子男三人。柔立為天長主簿。詞立

為壽州參軍。誼立為順宗挽郎。女一人。以上將葬公之母兄。大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子。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嗣綿久。以及公身。始為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救。庫廩虛空。事在于人。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頌挈舉之義。荀子書。誣五指而頌之。揚倅注。頌挈也。

箋釋云。提舉高下之狀。是也。挫折也。周禮考工記。外不廉而內不挫。注。挫折也。後漢荀彧傳。贊北海天逸音情頓挫。注。頓挫猶抑揚也。唐翼脩曰。抑揚者先抑後揚。頓挫者猶先揚後抑之理。以其不可名揚抑而名頓挫。是也。夫唯抑揚易見而頓挫難知。故世人以頓挫解摧折者。徃々有之。可歎矣。凡文章無一氣直行之理。一氣直行則不但無飛動之勢。且沈潛昏默。如木偶人。故必用一二語頓之。或用一二語挫之。或以數句束抑。或以數句振揚。而後有活潑處。乃使讀者壯快其心目。此文所以貴乎抑揚頓挫也。

又謂大抵句語有長短。則文勢亦有頓挫。韓文公送孟東野序。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每章有頓挫。有抑揚。可以知已。今別揭實例于後。以是詳焉。

實例

谷永論神。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中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上至秦師頓。下二句挫。  
 李陵答蘇武書。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上一句婉曲頓。此兩句直挫。  
 韓子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上四句頓。下二句挫。李九我曰。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

又云。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上數句頓。下四句挫。

又云。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上十二字頓。下二字挫。

韓倣誓文

古人行詞必有法。韓文公原道。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

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此蓋倣誓康琴賦曰。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忿。淑。穆。玄。慎。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辨。給。萬石以之訥。慎。其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之數句。亦由此變化出來。其才幹幾有似乎天鈞。觀韓文者。休勿勿讀過。



友人士脩加州大聖寺人年十六始來江  
都受書學亦顛先生余識之於其  
門一見如舊交情遂厚而士修伎大  
進諸體皆工吾師善菴先生問其  
才乞以為子乃而專志經執艱苦  
刻厲螢雪奏功一時莫不刮目焉近  
歲先生歸于道山士修紹續張皇家

風弗墜所謂治裘之弓箕泔然自  
喜者豈甘心斯為然耶余暇日訪小  
泉書堂案內有一巨冊取而閱之蓋其  
積日札記而談古綜今表章忠孝揚  
推文詞居然一佳著矣德懋上梓士  
脩色變搖手不可止曰古人撰述往  
晚悔然心途無悔不悔無進況子之業程

塗遼濶。固不當以是等自局也。但以刷  
代抄。供交游。門子。遞觀之便。不亦拘乎。  
士脩乃首肯。後亘笑句。來贊跋言。噫  
余性率直。回憶先時。動輒加之規諷。  
情悃詞激。未嘗有少忤。而今所謂亦  
復弗垂。且其雅量。殊可敬愛矣。抑  
茲書之成。士修意不敢援。少世之要

以引其重。故余亦直叙夫平素交契  
之祖。與本日胥議之由。以應之。不識  
士脩果有塵於其懷乎否。  
嘉永壬子桂月 友人勝野正道識  
田資愛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朝川晋四郎著

嘉永六年癸丑五月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